

理想与时代的火花

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7253
80
2

理想与时代的火花

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著

034656



理想与时代的火花

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4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册

*

ISBN 7-5378-0031-6/I·31

书号: 10397·229 定价: 1.50元

目 录

一支壮丽的歌·····	王培民 (1)
扑不灭的理想之火·····	王艾生 王宪斌 (27)
我唱天公重抖擞·····	温暖 (43)
一个非凡生命的最后三百六十天·····	王培民 (59)
在公与私的天平上·····	薛礼堂 杨玉良 李果 (76)
铸造者·····	田昌安 (86)
严父之行 慈母之心·····	范彪 (102)
明灯颂·····	育群 (116)
绕地球七圈半的人·····	范彪 (134)
在火中永生的母亲·····	王湄 (153)
从心底淌出的爱·····	英瑞 (166)
青春变奏曲·····	郭庆平 (175)
天、地、人·····	胡士英 (189)

一支壮丽的歌

王培民

晋城市郊区北义城乡朝阳煤矿，是一座仅有一百二十名矿工、年产原煤六万多吨的乡镇小煤窑。在素有煤铁之乡美称的山西省，它的确是沧海中的一粟，小得微不足道。就是在晋城市的地图上，也不会标出它的准确地理位置。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朝阳煤矿发生了一次恶性透水事故，惊动了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惊动了国家煤炭部，惊动了海军司令部，惊动了从北京到本地区兄弟煤矿的一百零三个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为抢救矿井下遇险的二十二名矿工兄弟，他们谱写了一支壮丽的凯歌。

事故发生后一小时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左右，三十名矿工正在井下分三班作业。一班在回采面，一班在掘进面，一班在大巷两头服务。忽然，东北大巷掘进头的一名矿工找到当班的技术员司三瓜说：

“老三叔，你快去看看。掘进头有响声，怎么回事？”

司三瓜立即大步走出十号巷，朝东北大巷掘进头走去。

当走到离掘进头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听见一阵紧似一阵的“嘎巴嘎巴”声。几十年井下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一种异常危险的信号，必须马上撤出。于是，他把双手卷成喇叭形对在嘴上，朝大巷两头大声喊：

“出水了，快撤！”

“出水了，快撤！”

巷道里的话音未落，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比十二级台风还要迅猛强烈的暴风卷地而起，卷着炭块煤面向司三瓜迎面袭来，把他一下撞倒在煤壁上，差点就要摔昏了。

在东北大巷掘进地段，随着那声巨响掀翻了矿车，撞断了支柱，扭曲了钢轨。顿时煤粉弥漫，炭块、木头横飞，黑水翻滚。现场作业的工人被冲倒、冲散了，水凶猛地咆哮着奔涌而出。

司三瓜被撞得不轻，眨眼工夫齐腰深的水已从他身边涌过。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个头不大，弯弯腰，典型的“山里头的煤黑子”形象。老矿工都有这个本事，平时慢慢悠悠的，狼撵来都不着急，一说井下发生了事故，那紧要三关可不含糊。他敏捷地跃身跳起，双手抓住支撑顶板的一根横木，再次向井下的工人发出警报。大声喊着：

“不敢往大巷里跑，了不得啦！快到十号巷矸子山集中。”

这时，主巷道的黑色洪流中有九个人从司三瓜脚边漂过。他用脚搭了几下，没有搭住。跳到黑水里去追，那是追不上的。洪流卷着木柱、炭块、矿车，一下去就会被撞昏。那几条黑影中也许有他儿子海生，可也莽撞不得。出了

这么大的事故，他应该照料大伙。

九号巷已进了水。岳新才被那声巨响震落的石头木柱砸破头，满脸都是血。他紧紧抱住一根支撑顶板的横木，被脚下的滔滔黑浪吓坏了，听见司三瓜叫大伙到十号巷，便大声呼叫“救人”。

这个矿只有十六年的开采史，矿工下井前绝大多数是北义城乡的农民，不但没有井下经验，而且头脑里还残存着对这种“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的恐惧。岳新才的处境也真的十分可怕，就是不落到水里被冲走，水灌满九号巷也会把他淹死。

司三瓜听见呼救声，擦着煤壁跳到洪流中，一边抵御水里的杂物撞击，一边抓着一根根支柱一步一步靠近九号巷，来到岳新才身边。他说：

“新才，你跳下来抓住木柱子。”

岳新才一下扑到司三瓜身上，手抱着司三瓜的脖子，两人一同跌倒在水里。司三瓜急忙抓住他的一只手腕说：

“松手！这样我们要一块淹死。”

岳新才象一团泥似的贴在司三瓜身上。司三瓜拖上他来到十号巷矸子山，就跌倒昏过去了。

井下成了洪荒世界，一片汪洋。在短短二十分钟时间里，八百米主巷道水淹了五百五十米，中间二百二十米低洼处灌满水封了顶。不仅人插翅难飞，空气都钻不过去。

八名矿工跌跌撞撞地从井下上来，一个个面无血色。衣服挂开一个一个口子。膝盖、手臂擦破了皮，就象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他们不等跑到跟前，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井上

作业的工人报告：

“出大事啦，快，向领导报告，井下发生透水事故。”

这种事，矿工们一听惊得汗毛都竖起来了。井上的两个工人来不及细打听，转身就往办公室跑。

“快，向领导报告，井下出事故啦。”

矿办公室的同志立即拿起耳机，拨通郊区区长办公室的电话。这时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已来到办公桌旁，他一边听工人讲述事故情况，一边向区长张天奎汇报。事故发生时井下有三十名工人，现在还有二十二人生死未知。

张天奎听完煤矿上的汇报，将事故情况向身边的一位同志简要地作了交代，向他说：

“你去找区委范书记，把这些情况向他汇报，并请他向省市领导和省市有关厅局汇报，我去现场了。”

接着，张天奎又分别给分管工业的区委副书记、区经委主任、区煤炭局局长、区劳动局局长、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等打电话，要他们马上出发，到朝阳煤矿井口旁集中。

区委书记范堆相搀扶着摔断四条肋骨的妻子，走在去医院的路上。区政府的一位同志向他跑来，把区长刚才的吩咐向他作了汇报。范堆相听罢，请那位同志扶妻子去医院，自己跑回区委……。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他接通了二十四个长途和市内电话，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省煤炭厅、省劳动局报告了事故发生情况，并向晋城矿务局、市煤炭局等单位请求抢险援助。

几乎在同一时间，晋城矿务局和晋矿救护队的抢险队伍出发了，市煤炭局救护队的抢险队伍动身了，大阳煤矿、北岩煤矿、莒山煤矿的抢险队伍在飞奔。这一支支抢险队伍，

由本单位的领导和工程师带队，带着车辆、水泵、电缆、开关等抢险器材，从四面八方朝朝阳煤矿飞奔而来。

第二天

矿井下，矿工们互救互助，你拉他拽，跌跌撞撞，相继来到十号巷矸子山。经查点，一共十四人，其中有队长李丙春。有人看看手表，时针已指向一点。应该说进入第二天了。

惊定思险，那一场搏斗是与死神的搏斗，他们战胜了死神，但是已感到精疲力竭了。危难中的大敌——绝望，向他们袭击。死一般的沉寂、地狱一般的阴冷、无边无际的黑暗、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笼罩着他们，吞噬着他们。一个可怜的外乡人阎桃保，想到自己的小女儿，他哭了，抓住身边司三瓜的手说：

“老三叔，看来我是不行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替我捎个话，让矿上把我的丧葬费全交给我的女儿小芳。这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失去娘。她才九岁呀！”

阎桃保原本是招女婿招来的，妻子死后留下一个女儿。女儿是他在背上背大的。去年他又给另一家作了“插门女婿”，前妻家的人硬是不准他带自己的女儿。由于他身世可怜，他的话就特别叫人伤心。十四个人本来都在想自己的亲人。有的挂念白发老母，有的惦记累弯腰的年迈父亲，有的想起新婚不久的妻子，有的丢不下咿呀学语的孩子。新盖的瓦房，才买的拖拉机，一天比一天富裕起来的好日子，更使人留恋。经他这么一说，大伙哭成一团。

“呜呜呜，呜呜呜”的哭声在被水封闭的巷道里回响，碰在煤壁上返回这十四个人中间，好似往他们身上浇凉水。队长李丙春，照乡下人的说法正处于“打娃子班”的年龄。他的四个孩子排成一排象台阶，一个比一个高半个头，可是还没有一个顶事的，最小的才六岁，老三还是个瞎子。妻子又体弱多病，他要有个好歹，母子们就是哭天也没泪了。唉……他猛然想起自己的责任，在这关键时刻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便关上思想的闸门。坚定、有力地说：

“不要哭了，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有人停住哭，问道：

“不知道有没有跑出去的人？”

“一定会有，不过，水来得太猛啦，卷进水里的人会不会活着出去也难说。”他说这话，实际上是不敢相信会有人跑出去。

“既使没有人跑出去，现在地面上也早知道井下发生了事故。大家想想，出了这么大的事，矿上能不向区里、市里、省里，中央汇报吗？”

“是这样。”有人附和说，“人是最宝贵的，这人命关天的事，领导知道了不能不救咱们。”

“要是能从水里钻出去，给家里的人报个信儿，说我们还活着。”二十多岁的李玉炉富于想象，他真是这样想的。他水性好，他也听说过有人能在水下呆几个小时。可那得有一根管子通到水面上供人呼吸。现在水封死了巷道，这一点先做不到了。有人瓮声瓮气地说：

“能钻出去不就钻出去了么，还用得着报信儿？”

李玉炉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又说：“那就等上边的人救

咱们吧，说不定海军已经开来了。”这时已经没有人再哭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好象能听到井上的脚步声，要听听是不是有人在救他们。李丙春接着说：

“前年陵川县关林山煤矿出了水，六十多人被困在井下，惊动了省里和中央，连海军也开来了。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死。党和政府能调动海军救，他们一定也会来救我们的。”

“这事我也听说过。”又有人插话，“海军有潜水衣，巷道里水封了顶都不怕。他们会从水里走过来。”

大家渐渐地从绝望、痛苦、思念亲人的死水潭里挣扎出来，生的欲望占了上风。这当然要感谢队长李丙春。他的话好比黑暗中迸出一朵火花，点燃了生存希望的火堆，照亮了通向光明世界的前程。他坚定信心地对大家说：

“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要想办法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出去。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才会不给饿死。矿灯要都关灭，节约用电，需要时开一盏。”

这时人人都异乎寻常地听话，异乎寻常地随和与相互谅解。他们同时关灭矿灯，讨论如何生存下去。说着说着，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被大水困在一百多米深的地底下，你一言他一语的倒象以往开班前会。

矿办公室就在井上那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彻夜灯火通明，聚集着一屋子人。有区长张天奎和区上来的几位局长，还有矿上的领导和工人。他们根据矿上仅有的一张巷道示意图，参照邻近煤矿的图纸，仔细分析井下的情形，汇集各种情况，判断遇险矿工在哪个地段。这跟打仗前面对地图分析

敌我双方形势一样，是抢险前非常必要的准备工作。省市有关领导一赶到就向他们汇报。

小平房前面的煤场上堆放着抢险物资，停靠着各种车辆。最先赶到的抢险队伍也在煤场上结集待命。离煤场不远处山坡上、沟渠旁，坐着遇险矿工的家属。他们扶老携幼来到这儿，一家人相互依偎着，早已麻木了。他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呆呆地注视着煤场上的一切。

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太慢了。为什么还不行动？在等谁？是等领导吗？区长不是早就来了么？他们正要去那间小屋里请求张区长赶快下命令，突然，通向煤场的土路上扬起一股尘土，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

那是晋城市副市长杨月生。他在省里开完会昨天回到长治，接到报告连夜赶来了。与此同时，披星戴月向朝阳煤矿飞驰的汽车何止这一辆？在平常吃早饭的时候，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十四五个小时，正当乡亲们在款待一夜坐在煤场上待命的抢险队伍，一辆辆吉普车陆续赶到了。风尘仆仆从吉普车里走出来有：从北京赶来的国家煤炭部的一名工程师、从太原赶来的省煤炭厅的副厅长、省劳动局的一名工程师。还有晋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等。他们听了汇报，先到井下巷道里观察，接着组成指挥部。由副市长杨月生任总指挥。

杨月生年近半百，体格魁梧，言语不多，说出话来却斩钉截铁，办事更是雷厉风行，被推举担任抢险总指挥。二十多年前，他一走出西安矿业学院的大门，就来晋城下了矿井。当过井下队长、副矿长，与矿工打过二十多年交道。对

煤矿上的事当然也很熟悉。他决定由市救护队副队长阎过常负责井下，望云煤矿副总工程师王振国负责井上，自己全面督战，井上井下四台水泵同时安装。布开阵势后，他立刻在电话机前发出一道道紧急命令：

安装水泵用电缆，物资局马上送来。

矿上原有的二百千伏变压器不适应要求，供电局要负责更换。

汽车急用汽油，石油公司要把油车开到现场供应。

矿上木材不足，木材公司要送货上门。

邮电局要派专门值班线务员，架设专线，安装专机，保证通往邮局总机的线路畅通。

市属各医院，要抽调技术最好的医务人员，组成救护队来现场报到。

晋城市和郊区各机关单位，必须昼夜有专人值班，做到随叫随到，有求必应。

可说是“军令如山”，一道道命令传出后，整个晋城市如一部庞大的机器，在高速度运转。就在这时，雨越下越大了。通往朝阳煤矿唯一的一条二十华里土路上，遍地泥泞，寸步难行，几十辆运送抢险物资的汽车遇阻。一辆辆汽车马达轰鸣，后轮打滑，烂泥飞溅，死活不挪窝。

怎么办？抢险队伍纷纷从汽车上跳下来，有的扛着抢险物资徒步赶往现场，有的用双手挖开轮胎前的泥浆。可那要挖到什么时候呢？

沿路两边的巴公、高都、北义城等乡镇的农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男女老少出动一千多人。他们有担的，有抬的，也有拉平车、开拖拉机的，一串串从各自村里出来，奔向同一

条土路、把一堆堆的沙子、炉灰、石灰渣倒在土路上，然后挥锹舞耙，摊平垫匀。

这里有风声雨声，有工具“叮当”声，有泥脚“哧哧”声，唯独没有说话声。他们用不着谁来专门指挥，行动是那样协调一致，那样井然有序，然而人又是那样多，那样密集，象赶长街庙会，接踵擦背，二十里土路成了二十里人河。就这样，不到四个小时，土路象水泥路那样畅通无阻了，任凭几十辆汽车来往穿梭。

第三天

矿井下成了黑古隆冬的地下水库，十四名矿工好比在“龙宫”里生活，靠吃桦树皮和喝黑矿水维持生命。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纷争，没有欢乐，甚至也没有了忧愁，只有那看不到星星和月亮的漫漫长夜。白天在他们心里，却不属于他们，那是逝去的已变得很遥远的“天堂”，被他们头顶上一百多米厚的结结实实的岩石隔绝了。现在真正属于他们的只有难以忍受的饥饿。他们已经没有气力也没有心思说话。他们规定，每天早上八点、下午两点、晚上十点要轮流到十号巷外面看水势，打供大家喝的水，找桦木支柱剥上边的树皮，每次两人，不得分手。轮到哪个，到时候默默地起来，默默地去完成任务。

这天，两名矿工带着一盏矿灯走出十号巷，隐隐约约听见有击水声。起初他们以为海军潜水员来了，仔细辨别是从七号巷传出来的。那里有人！除他们十四人以外还有人活着。这对他们无疑是一大喜讯。老三叔不是想他的海生？也

许海生在哪个角落里躲着，什么时候也会走出来。他们心里高兴，身上的劲头也大了些，手扶着煤壁艰难地向七号巷移动。因为水底处处有煤块、钢轨、机械等杂物，每前进一步都很费力。

在七号巷弄出响声的是祁守财。井下透水时，激流把他从大巷道冲进七号巷。他凭着体力还好挣扎起来，攀着顶棚上的一根横木悬了四个小时，被水淹没了脖子，等水面平稳后，才找到七号巷的矸子山。他是个很乐观的人，始终充满信心要活下去。他认为桦树皮“营养”太差，除了吃桦树皮还嚼自己的皮带，并规定每天吃二寸，一定要坚持到走出矿井的那一天。

原来彼此不清楚对方死活，在这种情况下意外地相见，仇人也会象亲兄弟那样亲，何况他们是在一个矿井里挖煤的伙伴。三个人一同回到十号巷矸子山，大家心里又添了一份希望：其他矿工可能都活着。

他们坐起来，围着祁守财说了一阵话。问及关于井上进行抢救的信息——水位下降没下降？回答还是那样少气无力：

“看不出来。”

这个回答实在令人失望，另一个人补充说：

“不过可以肯定水位不再涨了。”

“光不再增涨顶屁用？就这些水也足够把我们困死在这里了。”

“到第三天啦，还看不出一点成绩，这也叫抢救。怕是拿上麦秸秆在往外吸水吧！”

抢救工作进展如何，人们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度日如

年，自然也希望别人一天能完成一年的工作量。李丙春说：“躺下，都躺下吧。要尽量少活动，减少体力消耗。”

这话听起来有些悲观，那是叫大家耐心地等，也许要等好久。他又补充说：

“抢险工作一定在紧张地进行。井上的人比我们着急。”

大家倒也相信这是真的，静静地躺下了。

井上白天黑夜机器轰鸣，井下主巷道的这一头也白天黑夜机器轰鸣。井上井下都安装了水泵，主井副井在同时几条管子排水。水泵数量由四台、六台增加到十台、十六台。每小时排水量由一百方增加到二百方、三百方。那轰轰烈烈的气势，那紧张而有秩序的场面，那一双双熬红了的眼睛，让井下遇险矿工看上一眼就会感动得掉眼泪，因为这一切全是为了他们。使人焦急的是井下水位每小时仅仅下降零点五公分。

真是活见鬼，总不会是打通了“海眼”，从海里往出冒水吧！工作上一贯自信的杨月生不服气。他两天两夜没合一下眼了，仍然精神抖擞，时而在井上组织指挥抽水，时而去井下观察了解情况。这是一百多米深的竖井，要踏着一级一级转梯梯阶攀上盘下，不习惯的年轻小伙子都累得腰腿痛，他倒上来下去地跑了一趟又一趟。遇上安装水泵有困难，他还连鞋带袜跳进水里，连袖子都不卷一下，双手抱起几十斤重的水管子，连连招呼别人固定螺丝母。他的行动是一种无声的力量，鼓舞着井上井下的抢险队伍。人人都使足了劲，奋不顾身地在紧张抢救，可是水位下降太慢了。

这不行。杨月生当机立断召开指挥部会议，决定请求省委、省政府向海军求援。

省委和省政府接到他们的电话请求，马上以省政府的名义向海军司令部打电话求援。

海军司令员刘华青接到山西求援的报告后，立刻命令北海舰队防救船大队赴晋抢险。

驻扎在青岛的海军部队接到命令十七分钟，第一批潜水员就作好了起飞准备，带着七千多斤重的器材，当晚赶到朝阳煤矿。紧接着第二批和第三批潜水员也赶来了。

第四天

十号巷道里亮起一盏矿灯。那是遇险矿工坚信海军会来找他们，给海军点亮的“灯塔”。

十五名矿工一个挨一个地排成一排，静静地躺在地上，相互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伙伴，腿上盖着一条长长的风筒。他们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不少人已处于意识朦胧状态。外出探察情况也由每天三次减为一次，由每次两人改为三人。因为防备万一有个人昏倒了，需要两个人把他拖回来。

煤场周围的山坡上，白天黑夜都有上千人。他们是村里的人，心上牵挂着井下遇险矿工，也想陪一陪抢险队伍。党和政府花这么大气力，调动这么多的人和物资，来他们这个小小的北义城抢险。他们怎么能不感动？

当他们发现海军出现在面前时，坐着的人站起来了，站着的人往前头挤，不少人抓下自己头上的毛巾或帽子擦眼